



小说

我所在的汽修站，离司法局很近，自然，司法局的许多车辆，都就近在我们那修。

说实在的，我不喜欢他们。看他们个个趾高气扬的样子，我就来气。但不喜欢归不喜欢，咱玩的是手艺，挣的是工钱，活上不含糊。

这天，来事了。

小市场卖菜的二叔，把城管打了。经了解知道，不光是二叔打了城管，城管也打了二叔。而且是多人上手，

绝密

□郑俊华

所以二叔也住了院。

我咨询了前来修车的司法干部，他说：怎么说呢，这事牵扯了妨碍公务罪、殴打、辱骂工作人员罪、故意伤害罪，估计5年以上，且并处罚金。

那，怎么才能轻些呀？

简单！对方不追，上面有人都可以。

我一个人坐在没开灯的车棚里，久久不去，苦思冥想。倏地，一道光，从我心底迸射开来……

结果，二叔既没被罚款，也没被判刑，只是被关了几天，写了封保证书放出来了。

家人问及，我说，这是绝密！

其实，还真是绝密！

就是我存了几张带时间设置的撞损车辆照片，并在车下拍到了隐秘处没处理掉的一处血迹。还知道那是司法局局长的专车。

那晚，我带着照片，以半熟脸的身份，拜访了局长。



母亲的纺车

□姜振才

卧在故乡老屋的角落

灰尘满面

被密集的蛛网封锁

一盏油灯在童年的记忆里亮着

多少个黑丝绸般柔软的夜晚

母亲灯下牵动陪嫁的纺车

把思绪抽成丝

把月光纺成线

把整个夜晚都纺成线穗

白白胖胖

装满筐箩

柔软而绵长的爱啊

像饱满而明亮的阳光流淌

贯穿星星都困得打盹的长夜

母亲也是一团棉花

渐渐被岁月的纺车抽空

老屋土炕上

打开油灯昏暗的内核

看母亲拄着拐杖蹒跚走来

一种无声而无暇的语言

穿过寒冷冬夜

拉长了我的视觉……



随笔

学会少说

□张文睿

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，出了本书，送我一本，还打算托我给另外一位老同志一本。

我笑着说：“您最好还是自己给他吧！”

朋友问：“他还是那么爱唠叨、絮烦、逮着谁都没完没了地闲扯？”

我笑而不言。

我躲着那位老兄，已经很多年了。

要说那位老兄，人还算不赖，就是喜欢利用各种机会、场合，不厌其烦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同时反反复复地告诫别人，应该这么着，不应该那么着。

日子长了，躲着他的人，越发多了起来。

我的经验是，和他只聊半句话，然后就逃，不给他长篇大论的机会。

不熟悉他的人，又没有心理准备，闹不好就惨了。

譬如，有人请教他一点写作上的事情。这回就算行了，这回他不把您脑仁弄出来不算完，前八百年、后六百年，撒开了扯。

细说起来，一个人有机会听别人讲点啥，应该不是啥坏事儿。问题是那位老兄讲的，最好能有点学问、有点知识、有点趣味。

很遗憾，那位老兄讲得无文化含量的、乏味的、无趣的，居多；且有相当部分是陈旧的、与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，没啥确切关系的。他有的，仅仅是一点点话语权，且随着年龄与岗位的变化，他那只仅有的，一点点话语权，也随风而逝了。

我要说的，也就这么多。

如果再说一句，那就是，我时常提醒我自己，别好为人师。实在需要表述，只讲半句或点到为止。



散文诗

麻鸭的秋天

□高丽敏

一湖水被麻鸭揉碎了，一个凉秋被鸭掌激活了。当秋水被麻鸭一掌击碎的时候，天空也新碎了，它被水碎成孔雀蓝的绸匹，漂浮在水草间，等着一些风过去了，它们重获完整，而秋趋于破裂。

一湖秋书被麻鸭划开，又合上。它们终归对湖水的内容和布局无心无意，只用鸭掌空划着一季。麻鸭与秋天的关系，应该是画笔与画布的关系。更多时候，麻鸭喜欢把湖当做起笔前的草稿，而湖水最能掩饰它们的败笔，也最能呈现它们的妙笔。成败之间，水的前世今生被反复，连天空也一次次被碎。

如果我爱上秋天，一定和一群麻鸭有关。它们是山林湖水的预言家和画家。秋天被它们传说描绘。人的语言显得无趣。它们鸭鸭的叫声成为空气中美妙的律动，配合这秋阳，一切都是温暖明媚。

秋天的一些不能够交由一群麻鸭来实现，比如在湖水中作画，并将画稿凌乱。再比如把秋天当做游戏放在水中嬉戏，并乐在其中。一些秋天留在湖水是对是错呢？一群麻鸭不说谁知道呢！

我去看麻鸭群的时候，它们集

体午睡。一个湖面像镜子，它们则是懒得妆容的美人，我像是等待美人醒来的仆人，默立。麻鸭让我离静很近很近，像是听到谁的心跳。

我能够爱上这个秋天，不是她给予了我什么，而是我通过一群麻鸭让秋天知道，我还是能够爱得上什么的，且心里都是喜欢，仿佛我重新富有。它们是秋最美的一页诗章，而我不能以语言描述，就像秋天不能用颜色诠释，对于它们我除了喜欢无能为力。

在秋与麻鸭群之间，我选择了湖水作为分界。而湖水分不清岸上的我与水中的我，我亦分不清麻鸭的秋天和湖水的秋天。

我不能够用文字描绘我看到的麻鸭，我只想知道，如果我是它们群体中的一员，我会怎样占有湖水，怎样挥霍这个秋天。我不能像它们一样动用秋天，这个秋仿佛拒我千里之外。而我只能在它们的喙，羽，掌之外捡到一些碎屑，拼凑一个完整。

麻鸭告诉我秋天是用来玩耍和练习的。玩耍秋凉，练习用鸭掌读懂秋的唇语，这些万物生成的密码，都在秋天浮出水面。

选择秋作为密友还是情人，不要问诗人，麻鸭的情形泄露了一些过程。好比远天浮云落叶水草，不相及的却被鸭掌完整又破碎，一些忧伤和甜蜜就在酝酿之中。

有时候语言是乏味的。比如你在岸边若有所思，一群麻鸭划动着它们掌握的秋天就在你眼前，所有语言失去动力，你好像成了湖水的一部分，或者鸭群中那个蹩脚的水手。

犯点错或者傻有时候是一种快乐。比如我忽然想把湖水中的秋天，麻鸭掌里的秋天据为己有，我想拔下一支鸭羽就能够留住一个秋天，只要我守住湖水中的麻鸭秋天就不会走远，有这些愚念的时候，我拥有了世上最单纯的快乐，仿佛幸福降临。

有点妄想没什么了不得。麻鸭在湖水中划开的有我的妄想。比如我如何博得一群母鸭的青睐，成为她们的国王。我又如何在鸭群中独享后宫专宠，我的国王只爱我一个，我是一只幸福而满足的母鸭，生一群鸭蛋，在春天它们开成花朵，他们将和他们的父王母后构成王国。